

父亲帮我改信

□崔文杰

父亲只有小学文化,却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。做了20多年的民办教师,他养成了读书、看报的好习惯,自然,对我的要求也极为严格。

上师专时,在一次郊游出发前,我匆匆给父亲写了一封信。信的开头依然是象征性的问候:父母身体可好,家里情况如何,庄稼长势怎样等。最后,我才道出写信的主题——要父亲尽快寄些钱来。

把信寄出后,我就焦急地等待。大概过了两周,我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来信。看到信封上刚劲有力的字迹,我感觉格外亲切。急急地打开信,我大吃一惊。我写的信被父亲“退”了回来,父亲在许多地方用红笔做了修改,错别字和

标点误用,没能逃脱父亲的眼睛。有几处被父亲换成了新词,他怕不妥,还打了问号,征求我的意见。在信的空白处,父亲简短地写了几行字:钱已给你汇去,一定要吃好,别俭省。另外,看完来信,发现有几处错误,帮你改正了,不知是否妥当?你要经常练字,无论是将来当老师还是搞文学,都要认真,不可马虎。

读着被父亲改过的信,我为自己的懈怠和敷衍而愧疚。

时至今日,无论是站在讲台上,还是伏案写作,只要一拿起笔,那封被父亲改过的信总能浮现在我的眼前,那鲜红的字迹异常醒目。

父亲让我自豪

□张爱丽

父亲只上过半年学,是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。

印象中,父亲从没说过累。农闲时,别人都歇得理直气壮,父亲总能找到活干。他曾说将来要盖一座大的玻璃房子,母亲说他说话大,我们笑他不现实。然而,多年后,我家成为村中第一个搬离大山的农户,住进镇中心父亲盖的三层小楼里。10米阳台被父亲用玻璃封了起来,冬日妩媚的阳光,透过玻璃射进来,烘托一室温暖。

记得我上小学时,学校冬季是用柴火取暖的,规定每个孩子一百斤,可父亲每次都要多送几十斤。我抱怨他太老实,父亲笑着说:“作为班长的家长,当然要起带头作用啊。”

那时候,农村的生活还比较艰苦,但与同龄人相比,我始终有一种优越感。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学费,没有穿过破洞鞋,没有缺过零花钱。即便这样,高考我还是失利了。父亲不仅没有责怪我,反而到处凑钱,希望我能上个大专。

看着父亲憔悴的脸庞、佝偻的背影,我坚决地放弃了。我知道是我辜负了父亲。20多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围坐在一起聊起此事时,父亲竟说愧对于我,因为当年他没有坚持。

“你为我骄傲,我却未曾因你感到自豪。你如此宽厚,是我永远的惭愧……”当李健的《父亲》在耳边响起时,我满眼泪水,心中默默告诉父亲:您永远是我的骄傲。

父亲的独弈

□思考的利剑

父亲曾在搬运公司做人力车夫。在一次装卸盐酸时,因罐体意外断裂,父亲的腿部被严重烧伤,虽经治疗,仍落下残疾,不得不在50岁提前退休。

退休后的父亲,除了每天听听有线广播,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没有其他生活乐趣。父亲的性格愈加内向,终日郁郁寡欢。为疏解父亲心中的郁闷,三舅给父亲送来一副木刻象棋。除了三舅偶尔跟他下几局,多数情况下都是父亲独弈。

“当头炮、屏风马、双车错……”每次独弈时,父亲总是深深地陶醉其中,但见他时而浓眉紧锁,时而眉心舒展;时而喃喃自语,时而缄默不言……看着左手叉腰,右手走棋,不急不躁,镇定自若的父亲,我仿佛看到一名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大

将军。那时的我虽然没有意识到象棋对父亲意味着什么,也无法读懂父亲的内心,但从父亲如醉如痴的神情上,我隐隐感觉到,这象棋就是父亲的整个世界。

后来,年长我十多岁的长兄在工休之余,也会回家陪父亲对弈几局,父亲的脸上便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父亲的笑犹如天上的流星,罕见而短暂。自那时起,我便发誓一定要学会下象棋,我要让父亲的心田里常驻微笑。然而,当我终于知道“车走直路炮翻山、马走日字象走田”的时候,刚过花甲之年的父亲,却因病终告不治而撒手人寰……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我后悔自己太迟缓,痛恨自己太愚钝。

父亲背我回家

□宋建利

小时候我特别淘气。一次,同学们外出徒步拉练,我和后排的男同学打闹,被男同学绊了一下,腿摔骨折了,被送到正骨医院住院,父亲一直在医院看护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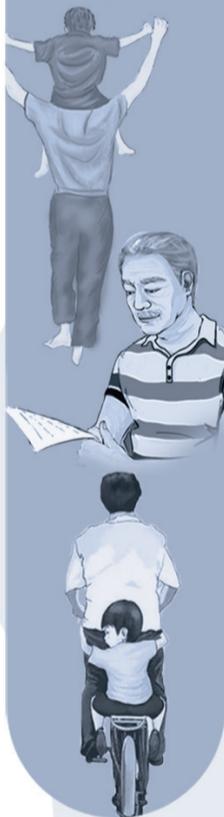
出院那天,正赶上一场鹅毛大雪。隔窗望去,树木、房子、大地似乎连到了一起,白茫茫一片,真干净。街上封门闭户,行人稀少,不见车辆行驶,显得格外空旷。

当时我七八岁,稍微懂事了。父亲要在这样的大雪天赶路,不但要背着我,手里还拎着行李,我很替他担心,就嗷嗷地对他说:“爸爸,雪下得太大了,咱今天不走了吧!”父亲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雪天算什么,今天必须回家!”

看来,父亲要和这暴雪天气抗衡了。家是温馨的港湾,是父亲心中的全部希望,母亲正翘首期盼着丈夫和儿子归来。父亲二话没说,背起我,迎着漫天大雪走出了医院大门。外面大雪纷飞,地上的雪有半尺多厚,还一直不停地下着。天寒地冻,寒风刺骨,父亲坚实的背就像一座山,趴在父亲的背上,我感到特别踏实和温暖。

雪越下越大,路越行越难,十几里的艰难历程,我们还没有回到家,天已经黑了。寒冬空旷的雪夜,映照着我父亲的背影。父亲踏着厚厚的积雪,迈着坚实的步伐,一步一步使出全身力气艰难地行走,喘着粗气,不停地挥手擦汗,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……

父爱永恒



父亲是个宝

□山野村夫

对我来说,父亲是个宝。如今,这个宝不在了,我就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。每每在父亲的坟头徘徊,风吹着野草沙沙作响,就像无数只虫子在啃噬着我的心。

坐在坟头上,仰望天空,我追忆着父亲的音容笑貌。

风雪交加的傍晚,放学刚到家,父亲将一个烤得黄焦的白面馍笑嘻嘻地递到我手上,说:“快趁热吃。”“我只考了81分。”“没关系的,你尽心了就行。”父亲看着卷子上的错题问:“这道题你是不会,还是粗心做错了?”“不会。”父亲拿出我的备用课本,翻到相关知识,给我讲解。

上学期间,我没有挨过父亲的一句批评。父亲总是一边拭去我委屈的泪水,一边开导我。参加工作后,每每从单位回到家,父亲总是问我心情如何,与领导、同事关系如何。当得知我教学成绩优异,还发表了两篇教研文章时,父亲笑得合不拢嘴。

我结婚后,父亲也老了。假期回家,早上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。听着父亲扫院子的哗啦哗啦声,我也赶紧起床。我起来了,妻子也不好意思再睡。父亲说:“日子过到何种程度不重要,重要的是一家人的精神。天道酬勤呀,孩子们!”

如今,父亲去了,每每遇到困惑的时候,我举目四望,再也听不到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,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我怅怅地看着父亲的坟头,用心与父亲对话,父亲是我的精神支撑。